

中华野史

辽

志

（宋）叶隆礼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辽志

(宋) 叶隆礼 著

○本末

契丹之始也，中国简册有所不载。远夷草昧，复无书可考，其年代不可得而详也。本其风物，地有二水：曰地也里没里，复名陶猥思没里者，是其一也，其源出自中京西马孟山，东北流，华言所谓土河是也；曰袅罗个没里，复名女古没里者，又其一也，源出饶州西南平地松林，直东流，华言所谓潢河是也。至木叶山，合流为一。古昔相传：有男子乘白马，浮土河而下，复有一妇人乘小车，驾灰色之牛，浮潢河而下，遇于木叶山，顾合流之水，与为夫妇，此其始祖也。是生八子，各居分地，号八部落：一曰祖皆利部，二曰乙室语部，三曰实活部，四曰纳尾部，五曰颠没部，六曰内会鸡部，七曰某解部，八曰奚显部。立遗像于木叶山，后人祭之必刑白马、杀灰牛，用其始来之物也。后有一主，号曰乃呵，此主特一髑髅，在穹庐中，覆之以毡，人不得见。国有大事，则杀白马、灰牛以祭，始变人形，出视事已，即入穹庐，复为髑髅。因国人窃视之，失其所在。复有一主，号曰唎呵，戴野猪头，披野猪皮，居穹庐中，有事则出，退复隐入穹庐如故。后因其妻窃其猪皮，遂失其夫，莫知所如。次复又一主画里昏呵，惟养羊二十口，日食十九，留其一焉。次日复有二十口如之。是三主者，皆有能治国之名，余无足称焉。异矣哉！毡中枯骨，化形治事；戴猪首、服猪皮，罔测所终。当其隐入穹庐之时，不知其孰为之主也，孰为之贰副也。荒唐怪诞，讹以传讹，遂为口实，其详亦不可得而诘也。自时厥后，牛马死损，词讼庞淹，复遭风雨雪霜之害，中遂衰微。八部大人后复稍整兵，三年一会，于各部内选雄勇有谋略

者，立之为主，旧主退位，例以为常。至阿保机为众所立，后并七部而灭之，契丹始立。其国大原，兴自阿保机。至耶律德光而浸盛。遭五季之衰，天未厌乱，石晋胎衅，产祸诸华，毒痛四海，飞扬跋扈，贪残僭拟，中国帝王名数，尽盗有之。冠履倒植，薰莸共染，干戈之惨极矣。迨宋真宗屈己和戎，不复以一矢相加，含容覆护百有余年。圣、兴、道三主以来，天诱其衷，革心慕义，贪婪岁币，顾惜盟好，销锋寝柝，号称无事，南北皆不知兵，各保首领以没，兹非以德怀远之明效与？祖宗列圣之德可谓至哉！若辽之威服诸夷，奄有全燕，何其强也！天祚昏孱，女真启心，深入一呼，土崩瓦裂，何其弱也！且兵者，不祥之器也，天道好还，盛极而微，理固然也。故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悲夫！今摭旧闻，裒其本末，虽未能考其异而订其同，要之大略，其不相远。后之英主、忠臣，志欲溯今洄古，可以为鉴矣！

○族姓原始

契丹都部族，本无姓氏，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，婚嫁不拘地里。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，始以王族号为横帐，仍以所居之地，名曰世里著姓。世里者，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。复赐后族姓曰萧氏。番法，王族惟与后族通婚，更不限以尊卑，其王族、后族二部落之家，若不奉北主之命，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。或诸部族私相婚嫁，不拘此限，故北番惟耶律、萧氏二姓也。

○国土风俗

契丹国在庫莫奚东。唐所谓黑水靺鞨者，今其地也。有七十二部落，不相统制，好为寇盗。父母死而悲哭者，以为不旺，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，经三年后，方取其骨而焚之。因酌酒而祝曰：“冬月时，面阳食；我若射猎时，使我多得豕鹿。”其无礼顽嚣，于诸夷最甚。其风俗与奚、靺鞨颇同。至阿保机，稍并服诸小国，而多用汉人。汉人又教之以隶书半增损之，作文字数千，以代刻木之约。又制婚嫁，置官号，称皇帝。

○部落

汉时为匈奴所破，保鲜卑山。魏青龙中，部酋为王雄所杀，众遂逃横水之南，黄龙之北。至元魏，自号曰契丹。在唐开元、天宝间，使朝献者无虑二十。故事，以范阳节度为押奚、契丹使。唐末，契丹始盛。

○并今部落

初，契丹有八部，族之大者，曰大贺氏。后分为八部，部之长号“大人”，而常推一人为王，建旗鼓以统八部。每三年则以次相代，或其部有灾疾而畜养衰耗，则八部聚议，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。被代者以为元约如此，不敢争。及阿保机，乃曰：“中国之王，无代主者。”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国，不肯代。其立九年，诸部共责诮之。阿保机不得已，传其旗鼓，

而谓诸部曰：“吾立九年，所得汉人多矣。吾乃别自立一部，以为汉城。可乎？”诸部许之。汉城在炭山东滦河上，有盐铁之利，乃后魏滑盐县是也。其地可植五谷，阿保机率汉人耕种，为治城郭、邑屋、廛市，如幽州制，汉人安之，不复思归。阿保机知众可用，用其妻述律策，使人告诸部大人曰：“我有盐铁之利，诸部所食。然诸部知食盐之利，而不知其盐有主人，可乎？当来犒我。”诸部以为然，共以牛酒会盐池。阿保机伏兵其旁，俟其酒酣，伏兵发，尽杀诸部大人，复并为一国，东北诸夷皆畏服之。

○兵马制度

晋末，契丹主部下兵，谓之“大帐”，有皮室兵约三万骑，人皆精甲兵也，为其爪牙。国母述律氏部下，谓之“属棚”，有众二万。是先，戎主阿保机牙将，半已老矣，每南来时，量分借五千骑。述律氏常留数百兵，为部落根本。其诸大酋领太子伟王、永康、南北王、子赵、麻答、五押等，大者千余骑，次者数百人，皆私甲也。别族则有奚霫，胜兵亦千余，人少马多。又有渤海酋，领大舍利高模汉兵，步骑万余人，并髡发左衽，窃为契丹之饰。复有近界靺鞨、于厥里、室韦、女真、党项，亦被胁属，每部不过千余骑。其三部落吐浑、沙陀、陌，幽州管内雁门以北十余军、州部落兵，合三万余众，此是石晋割赂契丹之地。番汉诸族，其数可见矣。每契丹南侵，其众不啻十万。国主入界之时，步骑车帐不从阡陌，东西一概而行。大帐前及东西面，差大首领三人，各率万骑，支散游变，百十里内外相觐，谓之“栏子马”。戎主吹角为号，众则顿舍，

环绕穹庐，以近及远。折木稍屈之，为弓子辅，设枪营塹棚之备。每行军，听鼓三伐，不问昏昼，一布便来。行逢大敌，不乘战马，俟近敌师，即竞乘之，所以新羁战马，蹄有余力。其用军之术，成列而不战，俟退而乘之，多伏兵，断粮道，随冒夜举火，上风曳柴，积饷自赍，退败无耻，散而复聚，寒而益坚，此其所长也。

○建官制度

贱他姓，贵耶律、萧氏二姓。其官有契丹枢密院及行官都总管司，谓之北面，以其在牙帐之北，以主番事；又有汉人枢密院、中书省、行官都总管司，谓之南面，以其在牙帐之南，以主汉事。其阳隐，宗正寺也。夷离毕，参知政事也。林牙，翰林学士也。夷离中，刺史也。内外官多效中国者。其下佐吏，则有敝史、本古思奴古、都奴古、徒奴古。分领兵马，则有统军、侍卫、控鹤司，南王、北王、奚王府王帐分、提失哥东西都省太师兵。又有国舅、钤辖、遥辇、裳衮、诸司，南北皮室、二十部族节度，频必里、九克、汉人、渤海、女真五节制，五治火帅一百、六百、九百家矣。凡民年十五以上，五十以下，皆籍为兵。时举兵，必杀灰牛、白马，祠天地及木叶山神。铸金鱼符，调发兵马。其从马及传命，有银牌二百。军所舍，有远探栏子马，以夜听人马之声。每其立，众所得人户、马牛、金帛及其下所献牲口，或犯罪没入者，别为行官领之，建州县，置官属。既死则设大穹庐，铸金为像，朔、望、节、辰忌日辄致祭，筑台高丈余，以盆焚食，谓之“烧饭”。

○宫室制度

十宫各有门户，出兵马，阿保机曰洪义宫，德光曰永兴宫，兀欲曰积庆宫，述律曰延昌宫，明记曰章敏宫，突欲曰长宁宫，燕燕曰崇德宫，隆绪曰兴圣宫，隆庆曰敦睦宫，隆运曰文忠宫王府。又有四楼，在上京者曰西楼，木叶山曰南楼，谓化州曰东楼，唐州曰北楼。凡受册，积柴升其上，大会番夷其下，已，乃燔柴告天，而汉人不得预。有诃子部百人，夜以五十人番直，四鼓将尽，歌于帐前，号曰“聒帐”。每谒木叶山，即射柳枝，诃子唱番歌前导，弹胡琴和之，已事而罢。

○衣服制度

国母与番官胡服，国主与汉官即汉服。番官戴毡冠，上以金华为饰，或以珠玉翠毛。盖汉、魏时辽人步摇冠之遗像也。额后重金花织成夹带，中贮发一总。服紫窄冠，带以黄红色条裹革为之，用金、玉、水晶、碧石缀饰。又有冠如纱帽无檐，不彻双马，额前缀金花，上结紫带，末缀朱或紫皂幅巾，紫窄袍，束带。丈夫或绿巾，绿花窄袍，中单多红绿色。贵者被貂裘，以紫黑色为贵，青色为次。又有银鼠，尤洁白。贱者被貂毛、羊、鼠、沙狐裘。弓以皮为弦，箭削樛为竿，韃勒轻快，便于驰走。以貂鼠或鹅顶、鸭头为捍腰。宋真宗景德中，太常博士王曙、户部员外郎李维，往贺国主生辰，还，言国主见汉使，强服衣冠，才已，即帐中杂番骑出郊射猎矣。

○渔猎时候

每岁正月上旬，出行射猎，凡六十日。然后并挹鲁河凿冰、钓鱼水畔，即纵鹰鹞以捕鹅雁。夏居炭山或上京避暑。七月上旬，复入射鹿，夜半，令猎人吹角仿鹿鸣，鹿既集而射之。宋真宗时，遣使往贺生辰，还，言始至长泊，泊多野鹅、鸭，国主射猎，领帐下骑，击扁鼓绕泊，惊鹅、鸭飞起，乃纵海东青击之，或亲射焉。国主皆佩金玉锥，号“杀鹅宰鸭锥”。初获即拔毛插之，以鼓为坐，遂纵饮酒醉，以此为乐。又好以铜及石为槌以击兔。每秋则衣毡裘，呼鹿射之。夏月以布为毡帐，籍毡围棋、双陆，或深涧洗鹰。

○试士科制

太祖龙兴朔漠之区，倥偬干戈，未有科目。数世后，承平日久，始有开辟。制限以三岁，有乡、府、省三试之设。乡中曰乡荐，府中曰府解，省中曰及第。时有秀才未愿赴者，州县必报刷遗之，程文分两科，曰诗赋，曰经义，魁各名分焉。三岁一试进士，贡院以二寸纸书及第者姓名给之，号“喜帖”。明日举按而出，作乐，及门，击鼓十二面，以法雷震。殿试，临期取旨，又将第一人特赠一官，授奉直大夫、翰林应制奉文字。第二人、第三人止授从事郎，余并授从事郎。圣宗时，止以词赋、法律取士，词赋为正科，法律为杂科。若夫任子之令，不论文武并奏荫，亦有员数。

○岁时杂记

△正旦

正月一日，国主以糯米饭、白羊髓相和为团，如拳大，于逐帐内各散四十九个。候五更三点，国主等各于本帐内窗中掷米团，在帐外如得双数，当夜动番乐，饮宴；如得只数，更不作乐，便令师巫十二人，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，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，并烧地拍鼠，谓之“惊鬼崇”。帐人第七日方出，乃解禳之法。北呼此谓之“奶担离”，汉人译云：“奶”是“丁”，“担离”是“日”。

△立春

立春日，妇人进新春书，以黄缯为帙，刻龙像衔之，或为虾蟆。

△人日

人日，京都人食煎饼于庭中，俗云“薰天”。未知何所从出也。

△中和

二月一日，大族姓萧者，并请耶律姓者，于本家筵席。此节为“瞎里叵”，汉人译云：“瞎里”是“请”，“叵”是“

时”。

△上巳

三月三日，国人以木雕为兔，分两朋走马射之。先中者胜，其负朋下马，跪奉胜朋人酒，胜朋于马上接杯饮之。北呼此节为“淘里化”，汉人译云：“淘里”是“兔”，“化”是“射”。

△佛诞日

四月八日，京府及诸州县，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，城上辇行，放僧尼、道士、庶民行城一日为乐。

△端午

五月五日午时，采艾叶与绵相和，絮衣七事，国主着之，番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。国主及臣僚饮宴，渤海厨子进艾糕，各点大黄汤下。北呼此时为“讨赛离”。又以杂丝或绿结合欢索，缠于臂膊，妇人进长命缕，宛转皆为人象，带之。

△朝节

夏至日，妇人进扇及脂粉囊，谓之“朝节”。

△三伏

六月十八日，大族耶律姓并请萧姓者，亦名“瞎里叵”。

△中元

七月十三日夜，国主离行宫，向西三十里卓帐。先于彼处造酒食。至十四日，一应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动番乐，设宴至暮，国主却归行宫，谓之“迎节”。十五日，动汉乐，大宴。十六日早，却往西方，令随行军兵人大喊三声，谓之“送节”。此节谓“赛离拾”，汉人译云：“赛离”是“月”，“拾”是“好”。是“月好”也。

△中秋

八月八日，国主杀白犬，于寝帐前七步，埋其头，露其嘴。后七日，移寝帐于埋狗头上。北呼此节为“担褐奶”，汉人译云：“担褐”是“狗”，“奶”是“头”。

△重九

九月九日，国主打团斗射虎，少者输重九一筵席。射罢，于地高处卓帐，与番汉臣登高，饮菊花酒。出兔肝，切以生鹿舌拌食之。北呼此节为“必里迟离”，汉人译之云：“九月九日”也。又以茱萸研酒，洒门户间辟恶。亦有入盐少许而饮之者。又云：男摘二九粒，女摘一九粒，以酒咽者，大能辟恶也。

△小春

十月内，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刀器械各一万副。十五日，一时进垛，国主与押番臣密望木叶山奠酒拜，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，奏木叶山神，云“寄库”。北呼此时为“戴辨”，汉人译云：“戴”是“烧”，“辨”是“甲”。

△冬至

冬至日，国人杀白马、白羊、白雁，各取其生血和酒，国主北望拜黑山，奠祭山神。言契丹死，魂为黑山神所管。又彼人传云：凡死人悉属此山神所管，富民亦然。契丹黑山，如中国之岱岳云。北人死，魂皆归此山。每岁五京进人马、纸甲各万余事，祭山而焚之。其礼甚严，非祭不敢近山。

△腊月

腊月，国主带月戎装，应番汉臣诸司使已上并戎装，五更三点坐朝，动乐饮酒，罢，各等第赐御甲、羊马。北呼此节为“杪离叵”，汉人译云：“杪离”是“战”，“叵”是“时”。是“战时”也。

△诏盗

五月十三日，放国人作贼三日，如盗及十贯以上，依法行遣。北呼为“鹞里叵”，汉人译云：“鹞里”是“偷”，“叵”是“时”也。

△行军

契丹行军不择日，用艾和马粪于白羊琵琶骨上灸，灸破便出行，不破即不出。

△午日

契丹出军，每遇午日起程。如不用兵，亦须望西大喊三声行之。彼言午是北朝大主之日。

△旋风

契丹人见旋风，合眼，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，口中道“坤不刻”七声。

△舍利

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者，纳牛、驼十头，马百匹，并给契丹名目，谓之“舍利”。

△跪拜

凡男女拜皆同，其一足跪，一足着地，以手动为节，数止于三四。彼言“捏骨地”者，即“跪”也。

△长白山

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，盖白衣观音所居。其山内禽兽

皆白，人不敢入，恐秽其间，以致蛇虺之害。黑水发源于此，旧云粟末河。太宗破晋，改为混同江。其俗剖木为船，长可八尺，形如梭子，曰“梭船”。上施一桨，止以捕鱼，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。

△泽蒲

西楼有蒲，濒水丛生，一叶如柳，长不盈寻丈，用以作箭，不矫作而坚，《左氏》所谓“董泽之蒲”是也。

△回鹘豆

回鹘豆，高二尺许，直干，有叶无旁枝，角长二寸，每角止两豆，一根才六七角，色黄，味如粟。

△螃蟹

渤海螃蟹，红色，大如碗，螯巨而厚，其脆如中国蟹螯。岩举、鲈鱼之属皆有之。